

“娘”字小考

俞理明

內容提要 本文根據“娘”在各時代的不同用法，以及它與“郎”在不同時期的共時關係，討論稱女性的“娘”一詞和它的字形的來源和演變，認為它是“女郎”的合音，並在一千多年的歷史中和“郎”保持着大致平行的發展。“娘”的字形結構不符合形聲漢字的特點，因此後人採用表音確切的“孃”，並且試圖用它專指母親一義，但實際上這種分別是不成功的。

關鍵詞 漢語發展 詞彙 娘 女郎 孃

“娘”是一個很古老的字，在甲骨文中，它是一個專用名詞，表示女子之氏，讀音從“良”，如“婦娘示三”（《小屯殷虛文字丙編》62），與現代稱各類女性的“娘”無關。

“娘”稱女子，最初見於六朝，與甲骨文中的“娘”在語義和語音上都沒有關係，不是同一個詞。宋本《玉篇·女部》：“娘，少女之號。”章太炎《新方言·釋親屬》推測它和“郎”一樣來自於“良”或“良人”。實際上，男子稱“郎”最初是由於漢代高官功臣子孫多蒙蔭封郎，不少權貴子弟幼年就成了“郎”，後來，貴家子弟不論是否受封都可稱作“郎”，與“良人”無關^①。漢魏以後盛行用“郎”稱貴家男性子弟，隨之出現女子稱“女郎”的用例，《水經注·沔水》有張女郎廟，《太平御覽》卷五十二引《郡國志》：“梁州女郎山，張魯女浣衣石上，女便懷孕，魯謂女淫，乃放之。後生二龍。及女死，將殯，柩車忽騰躍升此山上，遂葬焉。其水傍浣衣石猶在，謂之女郎山。”張魯是漢末人，曾任漢寧太守，奉行鬼教，在漢末軍閥混戰中割據漢中近三十年，他的女兒當然有資格稱“女郎”。張魯是早期道教的重要人物，因此對他的女兒也有這樣神奇的傳說。其中“女郎”一稱雖屬於後人傳說，但是離漢末不遠，話出有因。“女郎”最初含有年青、高貴和女性的意義，多稱別人的女兒，後泛稱年青女性，不論婚否，也有自稱的。如：

（1）夫受其言，即往白王：“女郎今者，欲來相見。”王答女夫：“莫道此事。急當牢閉，慎勿令出。”（舊題三國吳支謙《撰集百緣經》卷八，此稱國王的女兒，自己的妻子。）

（2）主人為設食，語班曰：“欲見君，無他，欲附書與女婿耳。”班問：“女郎何在？”曰“女為河伯婦。”（《搜神記》卷四，稱主人的女兒。）

（3）見一婦來，年可十六七，云：“女郎再拜。日既向暮，此間大可畏，君作何計？”問：“女郎姓何？那得忽相聞？”（《法苑珠林》卷七十五引《搜神記》，前一“女郎”自稱，後一“女郎”對稱。）

就如“郎”可以忽略年齡，通稱有地位的中老年男子一樣，“女郎”也可忽視年齡差異稱中老年婦女：

（4）李子整衣而入，見青服老女郎立於庭，相見曰：“白衣之姨也。”（唐谷神子《博異志》）

（5）青衣曰：“女郎乃平陵劉府君之妻，侍中吳質之女。府君先行，故欲相見。”（唐段成式《酉陽雜俎》卷十三，這是女婢稱女主人。）

“郎”後來有了指鄙俗男子一義，“女郎”也可稱女婢：

(6)有青衣女郎在門外而行，道度……語女郎曰：“我是隴西辛道度，遊學他方，糧食乏盡，希望娘子為道度向主人傳語，乞覓一餐。”（《敦煌變文集·句道興搜神記》）

(7)依你說是人家女郎了，主人甚麼名字？（明梅鼎祚《玉合記·閨晤》）

大約在南北朝末期，由於口語中語速加快而把“女郎”二字切合成一個音節，並寫作“娘”或“孃”。合音字往往有返原的情況，如“奈何”作“那”，後來有“那何”同“奈何”；“何不”作“盍”，後來有“盍不”同“何不”；“不要”作“別”，又有“別要”同“不要”，等等。“娘”來自“女郎”，它的返舊形式“女娘”也同“女郎”：

(8)白頭老媼簪紅花，黑頭女娘三髻丫。（宋范成大《夔州竹枝歌》）

“娘”出現後，和“女郎”並行，但更為活躍。因為“娘”和“郎”同是單音形式，所以在唐以後的文獻中，很多地方都有與“郎”相對的用例，並隨“郎”而發生相應的變化。“郎”有年青、尊貴、男性三個核心義項，通過義素的消長作用，引出不同的用法，“娘”除了性別不變化外，其他方面有同樣的用法。

一、“郎”稱年青男子，“娘”可稱年青女子：

(9)孔子去衛適陳，途中見二女采桑。子曰：“南枝窈窕北枝長。”答曰：“夫子遊陳必絕糧，九曲明珠穿不得，著來問我采桑娘。”（南朝梁殷芸《小說》）

(10)老馬十歲，猶號驕駒；一妻耳順，尚稱娘子！（《北齊書·祖珽傳》）

“郎”可稱兒子，“娘”則稱女兒：

(11)不知足下生來有郎娘否？（唐牛僧孺《玄怪錄》）

它們也常用作男女人名用字，表示性別，如《鶯鶯傳》中的歡郎和紅娘。“郎”前可加表示排行的序數詞作男子人名，“娘”前加序數詞則為女子名，流行於唐代：

(12)筋斗裴承恩妹大娘善歌，兄以配竿木侯氏。（唐崔令欽《教坊記》）

(13)孝男徐德行以大唐寶應元年七月十四日葬金大娘於崑山依仁岡，從父穴也。（《八瓊室金石補正·唐金大娘墳志》）

二、大郎、二郎或大娘、二娘等，本來是以排行為幼小的男女取名，因為“郎”“娘”都是美稱，作為人名隨着被稱對象的成長，終身不變，失去了年齡和地位的限制。如：

(14)先生召其女七娘者，乃一老嫗也，年七十餘，髮盡白，扶杖而來。（《太平廣記》卷七十五引《宣室志·王先生》）

男女相婚，女子婚後有隨男子排行改稱，妯娌之間據丈夫排行稱大娘、二娘、三娘等：

(15)二旦叫云：“大娘，你與我請將父親來者。”（元無名氏《冤家債主》三折）

(16)烟子烟，烟上天，黃羅傘，紫羅邊，大哥騎馬二哥牽。大脚的大娘坐轎，小脚的二娘跑道，三步一跌，一步一扭。（《歌謠》二卷三十三期《湖南歌謠》）

舊時大户人家妻妾也可如此排行，如《金瓶梅》西門慶家，大娘吳月娘，二娘李嬌兒，三娘孟玉樓，四娘孫雪娥，五娘潘金蓮，六娘李瓶兒。其中潘金蓮在夫家排行第五，但在娘家排行第六，所以又稱六姐。

大郎可用作對年青男子的敬稱，大娘也可作為年青已婚婦女的敬稱：

(17)像我輩的做人還有幾年，真是今朝不知明朝事，許多事情讓媳婦大娘做去就得了！（許欽文《瘋婦》，這是老年婦女在談論兒媳婦時稱小輩婦女。）

(18)“四大娘！你爸爸做中人借來三十塊錢，就只買了二十擔葉，後天米又喫完了，怎麼辦？”老通寶……望着四大娘。（茅盾《春蠶》，這是公公稱兒媳。）

(19)奶奶說：“大娘，你這性子要忍忍。家裏越窮，孩子越要當寶貝。”（吳組緝《天下太平》）這是婆婆稱媳婦。

“大娘”現在多指老年婦女，上述各義多不為注意，《漢語大詞典》就未收表示女子排行第一和已婚年青婦女這兩個義項。

夫妻之間，丈夫是“郎”，妻子就是“娘”，可以稱別人的妻子，也可以稱自己的妻子：

(20)楚州劉總管每事勾當，前總管薛詮及登州張大使舍弟張從彥及孃皆送路。（唐圓仁《入唐求法巡禮行記》卷四）

(21)你道死和生都是天數周，怎偏我子和娘拔着短籌！我知今備棺槨將他殯，不知我這業尸骸又着那個收。（元無名氏《冤家債主》二折）

(22)家公便道：“娘呀，……燒香雖則是個好事，算來要費介二錢個放光。”（明馮夢龍《山歌·燒香娘娘》）

(23)秀才娘也極力證明秀才的話無半點說謊。（陳虛谷《榮歸》）

“郎君”和“娘子”相對，用於夫妻或戀人之間互稱，常見於戲曲民歌，不必贅言。與此相應，也有用“娘”專指已婚婦女的：

(24)尤悔齋先生有《新嫁娘詞》，詞寄《西江月》：“月下雲翹早卸，燈前羅帳眠遲。今宵猶是女孩兒，明日居然娘子。”（清褚人穫《堅瓠十集》卷二）

三、“郎”有尊貴的含義，用稱父親、主人等尊長男子，與之相應，“娘”可稱母親：

(25)旦辭爺娘去，暮宿黃河邊。（《木蘭辭》）

(26)母語女言：“汝還，努力為吾寫經。”女云：“娘欲寫何經？”（《太平廣記》卷九十九引《法苑珠林》）

(27)阿孃不與我一好婦女，亦是可恨。（《隋書·房陵王勇傳》）

(28)儻若一朝拜金闕，莫忘孃孃乳哺恩。（《敦煌變文集·漢將王陵變》）

(29)古人謂父為阿郎，謂母為孃子，故劉岳《書儀·上父母書》稱阿郎孃子。其後奴婢尊其主為父母，故亦謂之阿郎孃子。（見宋司馬光《書儀》卷一）

引申之，長輩的婦女都可以稱“娘”：

(30)〔張生〕見夫人，忙施禮道：“前日想娘娘可來驚悸？”（《董西廂》卷三）

這是張生稱崔鶯鶯的母親。

(31)寶玉說：“大娘說有話說，不知是什麼話？”邢夫人笑道：“那裏什麼話，不過叫你等着同姐妹們喫了飯去。”（《紅樓夢》二十四回，這是稱伯母。）

(32)孃孃……謂祖母，又婦謂姑。（清范寅《越諺》卷中）

(33)呼父之姊、之妹曰孃孃，曰姑媽，曰姑奶奶。（傅崇矩《成都通覽·城鄉通用之家庭稱謂》）

“娘”用稱祖母的例子古今也不少見：

(34)宋燕山府永清縣大佛寺內有石幢，系王士宗建，末云：“亡爺爺王安，娘娘劉氏。”是稱其大父、大母也。（清梁紹壬《兩般秋雨盦隨筆》卷七）

從另一方面，強調社會地位，“娘”或“娘子”，“娘娘”也可用於奴婢稱女主人（主母），這也來自於它的高貴一義：

(35)文襄既尚魏朝公主，故無別號，兩宮自餘姬侍，並稱娘而已。（《北史·后妃傳序》）

(36)有青衣告仙客曰：“娘子適以親情事言於阿郎，阿郎云向前亦未許也。”（唐薛調《無

雙傳》)

(37)或為奴婢償他力，衣飯何曾得具全，夜頭早去阿郎嗔，日午齋時娘娘打。(《敦煌變文集·佛說阿彌陀經講經文》)

(38)梅香道：“姐姐，你也是糊塗的娘。”(明馮夢龍《挂枝兒·叫梅香》)

這是婢女稱小姐。

(39)你到家拜上你家娘，你說西門大娘說，遲幾日還要請娘過去坐半日兒哩。(《金瓶梅》一回)

“娘”也用來特稱地位更為尊貴的帝王的已婚女姓親屬，包括帝王太子的妻妾、皇后、太后或女兒等，通常作“娘子”或“娘娘”：

(40)宮中呼為娘子，禮數實用皇后。(《舊唐書·后妃傳·楊貴妃》)

(41)車駕過宮，先至太上處起居，方至本殿進香。次皇后、皇太子、太子妃、莊文太子妃張娘娘已下並進香起居。(宋周密《武林舊事》卷七)

(42)至長安，未見帝王，先參拜太后。娘娘得見劉肥甚喜。(《前漢書平話》卷中)

(43)兀那彈琵琶的是那位娘娘，聖駕到來，急忙迎接者。(元馬致遠《漢宮秋》一折)

(44)丑：“上面是甚麼人？”末：“公主娘娘。”(明徐元《八義記·舉家兆夢》)

作為尊稱，“娘娘”還用來稱女性神靈，如觀音娘娘、送子娘娘、王母娘娘以及娘娘廟等，這類用法流傳很廣，使用至今，不必贅言。

宋本《玉篇》和《廣韻》都釋“孃，母也”，與稱少女的“娘”相區別，段玉裁《說文》“孃”字注中說“唐人此二字分用畫然”，但是，這在今傳的文獻中不能得到證實。汪維輝研究認為，隋以前母親稱“孃”尚無確證，而張涌泉據敦煌寫本指出唐五代間“孃”“娘”二字是混用的^②，我們在《入唐求法巡禮行記》中也看到了這樣的用例，如本文例20用“孃”指別人的妻子^③。據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清康熙間揚州詩局刻本《全唐詩》，我們在中唐以前的詩歌中找到了幾個用這兩個字稱母親的用例，其中寒山詩稱母親二用“孃”(《我見世間人》《我有六兄弟》)，一用“娘”(《我住在村鄉》)，顧況詩一例用“孃”(《梁廣畫花歌》)，而白居易詩一例用“娘”(《新豐折臂翁》)。杜甫《兵車行》中稱母用“孃”，但是，《九家集注杜詩》的《兵車行》作“耶娘妻子走相送”，趙次公注：“此詩直道其事，氣質類古樂府，故多俗語。如耶娘字，俗書作爺孃，而此詩用耶娘字。蓋《木蘭歌》有‘不聞耶娘喚女聲’。黃魯直跋《木蘭歌》後云：‘杜子美《兵車行》引此詩，推耶娘字所出，以知古人用字其與俗書不同，皆有所本。’”據此說法，反以“孃”為俗寫，“娘”為正字。這種意見，在《集韻》中也可以看到一些痕迹，《集韻》釋“娘”為“女字”，而不分“母稱”和“少女之號”，同時，《廣韻》和《集韻》都收了音女良切的“孃”表示煩擾義，其中《集韻》把“孃”和“娘”作為同音字列在一起，而不列“孃”表示女性的意義，與《玉篇》《廣韻》不同。比較《廣韻》和《集韻》，在多數情況下，《集韻》所收的各字的音義比《廣韻》多，其中“孃”字收了四個不同的音，而在釋義上都採用《說文》的意見。其實“孃”表示煩擾或肥大的意義在當時并不使用，《漢語大字典》在此義下除了引用辭書之外，沒有其他引例。《集韻》的這種做法，似乎是在為“孃”字的正義，正與趙次公的意見相合。

從文獻的實際用例來看，雖然“孃”字多用稱母親，但是母親用“娘”的也不在少數；間或也可以看到“孃”稱年青女性的用例。但是對母輩的婦女，尤其是稱女主人，却多用“娘”字。把它們看成是兩個詞，無法解釋它們之間的意義聯繫。二字的分用，可能是一字一義思想的指導下，為了區別不同年輩的女性，避免使用同一個詞而出現的，但是，在“郎”影響下發展出來

的“娘”字各義之間的關係，縱橫交錯，不是簡單地用兩個字就可以分清的，所以，二字分用的做法無法真正實施，結果只是二字混用，反而造成用字的混亂。

“娘”字在表音上的先天不足，可能是當時人使用“孃”的原因，“娘”字不僅在語音上取自“女郎”，音女良切，在形體上也用“女”加“郎”的一半，按漢字結構規則就分析成從女良聲。但是，從良得聲的字都讀來母，而合音字“娘”聲母取自於“女”，是泥母，在表音上是不恰當的，所以古人借用當時實際上並不使用的泥母字“孃”。“孃”本是“攘”的異體字，《說文·女部》：“孃，煩擾也。一曰肥大也。”與少女或母親都沒有關係，但是它的聲符是襄，而聲符襄多讀泥母，表音準確，所以採用了它，又有人用它來專門表示母親一義。不過這個字的寫法比較複雜，它出現之後即使在母親一義上也没能取代表音不確而筆畫較簡的“娘”字，反而形成了兩字共存並用的局面。漢字簡化把二字歸併，不過是減少了一個異體而已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多年來，儘管規範的漢字要求用“娘”，但是在南方許多地區俗間專用“孃”字稱父親的姐妹或父母的姐妹，字或仿“讓”字的簡化方式，寫作“女”旁加一“上”字，聲調讀陰平，流行頗廣，或許有一天會被新的規範所採納。

附注

①本文所涉“郎”的內容，參拙文《說“郎”》，載《中國語文》1999年6期。

②參汪維輝《從詞彙史看八卷本搜神記語言的時代》（上），漢語史研究集刊第三輯，巴蜀書社2000年。張涌泉《敦煌文獻校錄之我見》，《俗語言研究》第五期。

③這是唐時來華的一個日本僧人的日記。同類用例至今在日文中還可以看到，如近年播出的日本動畫片《名偵探柯南》的日文字幕就多次出現“令孃”一詞，漢語譯作“千金小姐”。

通訊地址：四川大學中文系 郵編 610064